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国文说人情世态/李国文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7.4

ISBN 978-7-5006-7394-1

I. 李... II. 李...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46895号

策划 李师东 黄宾堂
选编者 韩小蕙
责任编辑 熊耀冬
设计 小马哥·橙子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址 北京东四12条21号(邮编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营销部 010-64066151
直销部 010-64057586
编辑部 010-64034340
印刷 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经销 新华书店
规格 700×1000 1/16
印张 17
字数 260千字
版次 2007年5月北京第一版
印次 2007年5月河北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书号 ISBN 978-7-5006-7394-1
定价 26.00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84047104

目 录

002	淡之美
005	拾叶者言
008	云的诗话
012	秋天的感觉
015	惜春小札
018	大浪淘沙
022	读 树
027	冲浪的乐趣
030	人生一搏
032	一路同行
034	寻找快乐
037	耕耘者说
041	境 界
043	认 错
045	茶余琐话
050	桐花季节
056	往事断忆
060	一曲难忘
064	河对岸人家
067	试金石

073	旅 伴
076	取火记
080	马站着睡觉
082	一条悲哀的狗
091	卖书记
098	苗 歌
102	母亲的酒
104	二锅头颂
106	眼睛的功能
112	嘴巴的功能
123	耳朵的功能
131	舌头的功能
138	屁股的功能
148	曹雪芹写吃
156	曹雪芹写性
161	曹雪芹写死
169	曹雪芹写骂
174	你还有几颗牙齿
176	人之老
183	人的半径有多大

186	不娶少妇
198	泥 爱
204	名父之子多败德
208	胡同之死
211	进补说
214	心病千金方
216	闲话闲章
219	我的阅读主张
226	上山采蘼芜
229	奴奴本是杨家女
235	苏东坡饮酒
238	梁启超读《锦瑟》
241	超越四合院
246	年年过年
249	走出关帝庙
255	菜市口遐想
263	《李国文说人情世态》后记/韩小蕙

李国文说人情世态

淡之美

淡,是一种至美的境界。

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在你眼前走过,虽是惊鸿一瞥,但她那淡淡的妆,更接近于本色和自然,好像春天早晨一股清新的风,就会给人留下一种纯净的感觉。

如果浓妆艳抹的话,除了这个女孩表面上的光丽之外,就不大会产生更多的有韵味的遐想来了。

其实,浓妆加上艳抹,这四个字本身,已经多少带有一丝贬意。

淡比之浓,或许由于接近天然,似春雨,润物无声,容易被人接受。

苏东坡写西湖,有一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其实他这首诗所赞美的,“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也是大自然的西湖。虽然苏东坡时代的西湖,并不是现在这种样子的。但真正懂得欣赏西湖的游客,对那些大红大绿的,人工雕琢的,市廛云集的,车水马龙的浓丽景色,未必多么感兴趣的。

识得西湖的人,都知道只有在那早春时节,在那细雨,碧水,微风,柳枝,桨声,船影,淡雾,山岚之中的西湖,像一幅淡淡的水墨画,展现在你眼前的西湖,才是最美的西湖。

水墨画,就是深得淡之美的一种艺术。

在中国画中,浓得化不开的工笔重彩,毫无疑义,是美。但在一张玉版宣上,寥寥数笔,便经营出一个意境,当然也是美。前者,统统呈现在你眼前,一览无余。后者,是一种省略的艺术,墨色有时淡得接近于无。可表面的无,并不等于观众眼中的无,作者心中的无,那大片大片的白,其实是给你留下的想像空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没画出来的,要比画出来的,更耐思索。

西方的油画，多浓重，每一种色彩，都惟恐不突出地表现自己，而中国的水墨画，则以淡见长，能省一笔，决不赘语，所谓“惜墨如金”者也。

一般说，浓到好处，不易；不过，淡而韵味犹存，似乎更难。

咖啡是浓的，从色泽到给中枢神经的兴奋作用，以强烈为主调。有一种土耳其款式的咖啡，煮在杯里，酡黑如漆，饮在口中，苦香无比，杯小如豆，只一口，能使饮者彻夜不眠。茶则是淡的了，尤其新摘的龙井，就更淡了。一杯在手，嫩蕊舒展，上下浮沉，水色微碧，近乎透明，那种感官的愉悦，心胸的熨帖，腋下似有风生的惬意，也非笔墨所能形容。所以，咖啡和茶，是无法加以比较的。

但是，若我而言，宁可倾向于淡。强劲持久的兴奋，总是会产生负面效应。

人生，其实也是这个道理。浓是一种生存方式，淡，也是一种生存方式。两者，因人而异，不能简单地以是或非来判断的。我呢，觉得淡一点，于身心似乎更有裨益。

因此，持浓烈人生哲学，自然是积极主义了；但持恬淡生活观者，也不能说是消极主义。奋斗者可敬，进取者可钦，所向披靡者可佩，热烈拥抱生活者可亲；但是，从容而不急趋，自如而不窘迫，审慎而不狃躁，恬淡而不凡庸，也未始不是又一种的积极。

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不管你是举足轻重的大人物，还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只要有人存在于你的周围，你就会成坐标中的一个点，而这个点必然有着纵向和横向的联系。于是，这就构成了家庭、邻里、单位、社会中的各式各样繁复的感情关系。

夫妻也好，儿女也好，亲戚、朋友也好，邻居、同事也好，你把你在这个坐标系上的点，看得浓一点，你的感情负担自然也就重；看得淡一点，你也许可以洒脱些，轻松些。

譬如交朋友，好得像穿一条裤子，自然是够浓的了。“君子之交淡如水”，肯定是百分之百地淡了。不过，密如胶漆的朋友，反目成仇，又何其多呢？倒不如像水一样地淡然相处，无昵无隙，彼此更融洽些。

近莫近乎夫妇，亲莫亲于子女，其道理，也应该这样。太浓烈了，便有求全之毁，

不虞之隙。

尤其落到头上，一旦要给自己画一张什么图画时，倒是宁可淡一点的好。

物质的欲望，固然是人的本能，占有和谋取，追求和获得，大概是与生俱来的。清教徒当然也无必要，但欲望膨胀到无限大，或争名于朝，争利于市，或欲壑难填，无有穷期；或不甘寂寞，生怕冷落，或欺世盗名，招摇过世。得则大欣喜，大快活，不得则大懊丧，大失落。神经像淬火一般地经受极热与极冷的考验，难免要濒临崩溃边缘，疲于奔命的劳累争斗，保不准最后落一个身心俱瘁的结果，活得也实在是不轻松啊！其实，看得淡一点，可为而为之，不可为而不强为之的话，那么，得和失，成和败，就能够淡然处之，而免掉许多不必要的烦恼。

淡之美，某种程度近乎古人所说的禅，而那些禅偈中所展示的智慧，实际上是在追求这种淡之美的境界。

禅，说到底，其实，就是一个淡字。

人生在世，求淡之美，得禅趣，不亦乐乎？

拾叶者言

银杏树，在南方很多，到了太寒冷的北方，就比较罕见了。

这种树，一名公孙树，那意思是说它的生长期很慢，也很长，通常是爷爷种下的树，要到孙子那一辈，才能结果。结的果子，叫做白果，因其外壳薄白而名。果肉色绿而糯，微苦，颇有不同一般的滋味。旧时，在上海，冬天，夜晚，常可听到有小贩叫卖“糖炒热白果”者，于小可盈握的炭炉上，炒一捧白果，热烘烘的剥来，在寒风中，塞入嘴中，也很有一点暖在心头之意。如今，在广东，这种白果肉，大都用来做菜了，食来也是相当清素别致的。

不过，长到这把年纪，看到过许多地方的许多银杏树，但树上挂着果实的，至今，却尚无眼福一睹，实在是很遗憾的。所以，便把对于树的兴趣，关注到银杏树叶上了。拾这种树的叶子，同人家集邮，集火花，集钱币一样，也是一件乐在其中的事情。因为，在所有树木中，独有银杏树叶，那造型，可算是独树一帜的。状似扇，形似贝，薄似纸，轻似羽，清盈飘逸，洁净雅致，形成一种很特别的风格。

在北京的香山脚下，就在双清别墅附近，有那么几株古老银杏，近些年来，又在左右空旷地上，栽种了一些，都还十分孱弱，尚不成林。不过，一到秋天，当满山黄栌红了起来的时候，这些银杏树，也飒飒地飘落满地黄叶，用另一种鲜艳，点缀着山光水色，也是怪有情调的。色彩总是配搭起来，要好看些，一色的红，或者一色的黄，就不免单调了些。站在山下，放眼看去，红中有黄，黄中有绿，于是，风景便格外好看了。

每年秋天，人们到香山去，无不志在红叶。但我，却总要拾几片银杏树叶，夹在书里，作书签用。而且，我到别处去，若见到银杏树叶，也有收集的兴趣，无非留在书册里，作一个小小的纪念。可能水土的关系吧！南方的银杏树叶，要阔大些；北方的，就小巧玲珑些了。树龄高的，叶片要肥厚些；小树新长，那自然由于气力不足，便叶

薄色淡了。无论何处采来的银杏树叶，夹在书中的时间久了，叶子也就干了，原本那黄灿灿的落叶，变得浅灰，渐渐泛白，质地也愈来愈脆，不过，那神韵却依旧故我。

这片银杏叶，从此在书中的某一页与某篇文章相伴，也多了一丝斯文。

有时候，翻开书，未读文章，先读叶片，因为很容易就翻到夹着叶片的那一页，它马上就突现出来。于是，使你想起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在某地逗留的情景。

也许终究是一片树叶的缘故，它和别的收藏物比较起来，太平凡，太普通，也太不需要代价了。在大自然中，它算得上最微末的物事了，所以，它从来也不会扮演重要角色的。它在你的书页中，那种不想让你注意，也不想让你不注意的自然而然的样子。其实，也含有一份做人之道的平实在内的。若是我们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平凡与普通，也就多了一点自知之明，便省得许多力不从心的烦恼。当然，也就有了尊严。

叶是一回事，但无数的叶，构成的树，则是另一回事。

所以，每到香山脚下，我常常想到生长在南国更适宜些的气候和土壤里的它们的同类，那才是真正意义的银杏树，那高大，那壮观，且不说。首先从观感上，那巍巍的声势，那宏大的气魄，那先声夺人的当仁不让精神，绝对是北方地带当配角的银杏树望尘莫及的。

我记得有一年，在山东泰安的岱庙里，见到两棵并肩立着的古银杏树，中间只隔着一条甬道，可谓形影不离数千年。两棵树高约几十米，树径也得两三人合抱，确是一副非凡模样。看到这两棵历经沧海桑田，阅遍人间变化的参天古树，同行的人，都膜拜之，仰视之，赞叹之，无法不肃然起敬。有人说，泰山为五岳之首，那么泰山下的这两棵银杏树，也许是最古老的了。

其实不然，这种称之为“活化石”的银杏树，在地球上的其他地区，从二叠纪以后就绝迹了。后来那里的银杏树，多半是唐代由日本人引种过去，再传到欧美等地的。但是我们中国土地上，得天独厚，保存下这特有的树种，几乎在中国的大部分地方，都有银杏树的踪迹。我记得我的老家江苏，在大一点的寺庙里，都长着这种高洁庄严的树，其树龄亦不输岱宗那两位巨人的。

银杏树给人的感觉，是疏朗端庄，是高标挺拔，但它的叶片，却是明洁俏丽，优雅可人。这也是伟岸的人，和寻常的人，各有其不一般的特色了。伟岸者有其抱负，寻常人有自己的志趣，这世界所以美丽，就是有各个不同的追求和目标。假如我们

都能懂得大自然中,没有两张绝对相同的叶片,那么对于拾叶者的启示,莫过于走自己的路,过自己的生活,经营自己的天地了。

前不久,到广东韶关的南华寺,时值初冬,南方的季节要晚些,但那银杏树叶,也到枯黄坠落的日子。在香烟缭绕中,飘然而下,落地无声,随风而来,又随风而去,看着看着,也仿佛悟到了一点禅意。

这世界,这人类,不也就这样一季一季地更生不息嘛?这无限之中,具体到每一个人,又是极有限的。因此,叶片不大,却总是应该记下它的一段时光。人也一样,不一定轰轰烈烈,但也会有自己一生中那碧绿碧绿的蓝天,那丝丝缕缕的云霞,那习习均匀的和风,那淅淅沥沥的细雨,那灿烂辉煌的日子里,曾与阳光共舞的回忆。去了,也就由它去了,但你留下了它呢,也就留住了。知识见闻的积累也好,生活中辛酸和愉悦的感受也好,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也好,平坦或颠簸的路途上跋涉的体会也好,都是应该珍惜,应该谨记的。那样的话,当你朝着未来时,就会觉得充实而有信心了。

这样,你拾起一片一片叶子的同时,也就觉得活着是多么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事了。

云的诗话

古人写过无数风花雪月，太阳月亮星星的诗篇，但很少有人去刻意写云。

王维的“但去莫相问，白云无尽时”，李白的“云想衣裳花想容”，白居易的“去似朝云无觅处”，杜牧的“白云生处有人家”，张先的“云破月来花弄影”，应该说都是名句了，但他们并不是着意来写云的，浮想联翩，信手拈来，诗人的比兴而已。

这也是一个很奇异的现象，其实，晴空万里，朗朗无云的时候，并不那么多的。我乘坐过多次飞机，短则几小时，长则十数个小时，很少会碰上一路无云的航程。平时在地面上，从不注意头顶上，永远会有或多或少，或浓或淡的云。到了同温层，马上就体会到云对于飞机的影响，你会从机身的颠簸中，感到云的存在，可是等到飞机降落，那云的印象，马上就和云的命运一样，无影无踪地消散了。

也许人就是这样的“物稀为贵”，“易得则贱”的性格，少，便珍惜，多，便不经意。太容易得到的东西，便不金贵了。其实，云的性格，给我们许多启示，你愿意看我一眼，我也是千姿百态，煞是好看的，你要是不注意我，我也同样地存在着。所以，对我们这些芸芸众生来讲，包括友谊，包括感情，包括交往，包括一切一切人与人的联系，也应该像天上的浮云那样淡然飘逸，率性随意才好。只有这样，你给予了你的全部，或许一时可能多些，或许一时可能少些，但你也并不想（或者压根儿连想都不想），去要求人家回报，于是，你也就不会有烦恼，尤其绝不会自寻烦恼了。

“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这是一个多好的，像云一样来了走了，走了来了的没有负担的自然境界啊！人，应该像天空似的，希望少一些浓云密布，但求多一些云淡风轻，便是快乐了。

云来云往，起合散飞，纵横上下，沉浮自由，欲来则来，欲飞即逝，赶之不走，挥之不去，这就是云的性格了。它是常在的，它是丰盛的，它是总怕你寂寞地守着你

的。犹如一位痴情女子给了我们过浓过重的爱那样，于是那些拥有了这太容易得到的云，也就不那么珍惜了。所以，诗人不专心致志地在笔下写这些永远陪伴着人们的云，也仿佛可以理解了。其实，花开花谢，月圆月缺，在风雨如晦的日子里，太阳和星星，还会躲得无影无踪，只有云，总会向你报到；如果你记得住它，抬头看天的话，云，准在那儿向你微笑。

有这么多的诗人，却写云的诗篇，在文学史上倒是屈指可数。这里，就不得不先提到南北朝的陶宏景了。

如果他不是惟一的，大概也是为数不多专门写云的诗人。其实他的名声则是一位典型的中国式的隐士，和现在那些标榜隔绝隐居，一提起来文坛便摇头，便唾弃不绝的作家差不多，骨子里却是身在林野，心向朝中的不忘荣利之人。后来，人们以“终南捷径”四字来讽喻这些假清高，真世俗以隐求显的文人，但是，陶宏景以云为旨写的诗，超凡脱俗，有不食人间烟火味，是很难得的。

他这首脍炙人口的诗篇，那标题“诏问山中何有赋诗以答”就显得来头不小，尘世味很浓，官腔味十足。何谓“诏”？谁有资格用“诏”这个字眼？皇帝也！试想一下，皇帝都来向他请教，水涨船高，也可晓得他是何等人物，什么行情了。这种手法，现在也偶能在报章杂志上见识到的，譬如和某某长握手啦，交谈啦，譬如某某长又如何拍他的肩膀，又如何和他同声共气啦！话说回来，若是一位蹬三轮的，或者摇煤球的，问陶先生：“你老人家住在那茅山里，那里有什么呀？”他不会把这些不上台盘的人，写到题目里去，拿到晚报上去发表的，这就是令人齿冷的文学势利眼了。

不过，这位隐士的诗写得确是潇洒，“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短短二十字，把云的从容自在，不随俯仰的性格写尽了。

写云写出名的，还有一位宋代的秦观，他在一首《满庭芳》的词中，一开头，就写道：“山抹微云，天黏芳草，画角声断谯门。”以萧瑟秋景来写离情别绪，他不是第一个，但他用丝丝缕缕的云，来象征这份感情，再加上一个动名词“抹”字，便把那如絮的淡云写活了。苏东坡读到这篇新作时，不禁击节赞赏，称他为“山抹微云秦学士”，当时的文坛，便以“山抹微云君”的雅号冠之于秦少游的头上，遂成一时佳话。从这里，我们也可看到苏东坡对于后来者，所表现出的一种大师的风范，比之那些鼠肚鸡肠的前辈作家，对于年轻人的挑剔、排斥，甚至嫉妒、排挤的小家子气，简直

是天壤之别。

但苏东坡也并不是欣赏这首词的全部，因为他和秦少游在词的主张上，追求上，未必尽同。《高斋诗话》载：“少游自会稽入都，见东坡。东坡曰：‘不意别后，公却学柳七作词。’少游曰：‘某虽无学，亦不如是。’东坡曰：‘销魂当此际，非柳七语乎？’”虽然观点不一，喜恶不同，但好，他是不抹煞的。“山抹微云”还是让大师激动不已，有成绩还是要肯定的，他带头给这位学士叫好。

另外，有一位人称鬼才的李贺，也是以一首《雁门太守行》，走上唐代诗坛，而震惊了当世和后代。这首诗一开头，便是“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两句，真是出手不俗，声势不凡。据《幽闲鼓吹》载，公元807年（元和二年），当时还未出名的李贺，把他的诗呈抄给大文豪韩愈看时，头一首就是这篇诗，韩愈一下子就被这年轻人的“黑云压城”四字吸引住了。

韩愈也在诗里写过云的，他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诗里，“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那不仅是意境高超的锦句，也是对仗工稳的佳联。但这位老人家为眼前的奇才惊奇不已。“黑云压城城欲摧”，这七个字在“文革”期间被造反派用得太过太臭了，读来也不以为奇了。可在当时，出自年轻人口中的这番气势，这等想像，把韩愈兴奋得不得了，兴冲冲拉着皇甫一齐去看望这个新发现的年轻诗人。当时，韩愈官做得很大，是吏部侍郎，等于是组织部或人事部的负责干部，而且在文坛上也是扛鼎之辈，举足轻重的大作家，但他不端架子，不甩牌子，不做教主，不和年轻人作对，为诗坛出现这样一位新人，雀跃不已。一位老作家，能这样隆重礼遇一个后起之秀，真是具有“不耻下问”的圣贤精神。

两位大人物坐着车子，来到李贺住处，一看他实在稚嫩，心存疑虑，就让他当场写一首诗来。“少年心事当拿云”的李贺，对这场面试，也不畏惧。就以他们的车子为题，写了一篇《高轩过》，通过他们的光临，抒发自己的抱负。最后两句为：“我今垂翅附冥鸿，他日不羞蛇作龙。”果然云龙变化，一鸣惊人。后来，有些和他争名的人，就想设法排挤他，说他的父亲名“晋肃”，“晋”“进”同音，认为他应该避讳，不能去考进士。韩愈为此还写一篇《讳辨》的文章，鼓励他去应试。从这里看到，韩愈也好，苏东坡也好，在文学世界里，很像夏日里遮蔽骄阳的云，也像是大旱之盼云霓的云。尽管天不假以永寿，李贺才二十七岁就沮谢于世，但是，他像天空瞬间即逝的流星一样，闪烁着耀眼的光华，在文学史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这时候，能不想起宋代

晏几道在他的《临江仙》里所写的两句，“当年明月在，曾照彩云归”嘛？能不想起那些在文学世界里，曾为后来者尽提携之力的前辈嘛？

韦庄在《江上别李秀才》这样感叹过的，“千山红树万山云，把酒相看日又曛”，不过，只要还有明天，便有希望，便有努力，便有无尽的彩云，这不仅仅是文学，是诗，也是生活。虽然白云苍狗，人生须臾，但决不是来不及的。

你是不是也如此想呢？

秋天的感觉

每个人在他的人生旅程中，都有愉快和不愉快的时候。

这种感觉，到了秋天，似乎反差要明显一些，愉快的人更加飘逸，不愉快的人，恐怕难免会更加沉重一点。

秋季来临，天高气爽，万里无云，心情好的人，自然是觉得非常痛快。因为他没有忧愁，没有什么不高兴的事。看见黄叶从树枝上落下来，他认为遍地洒满了金色的喜悦。看见路旁草尖上的寒霜，他觉得毛茸茸的十分温暖。虽然秋风吹在脸上已经有些凉意，可比起闷热的三伏天，要开心得多，舒畅得多。他敞着胸怀，唱着小曲，一路小跑，似乎天地之间的温馨和飒爽统统属于他了。

可是，假如这个人十分懊丧，碰上了倒霉的事，连喝凉水都塞牙的时候，就会感到秋天不那么快活了。触目荒凉，冷风飕飕，落叶飘零，枯草萋萋。此时，浑身上下很不自在，好像整个世界都跟他过不去似的，连走起路来也没精打采的了。

其实，我也不赞成秋天早早地来临，因为金秋一到，也预示着寒冬即将来临。

所以秋天不像春天那样充满了希望，有着无限光明前景的展示。足足地可以放开手脚，大大地施展抱负的日子长着咧！嫩绿的春天和随之而来的浓绿的夏天，连在一起，是一个漫长的期待。优游从容，在希望中，在生长的季节里，来得及做许多有意义的，撒下种子即可萌芽，还能开花的事情。但黄色的秋天未免短促了些，紧接着便是白色的冬天。你还未在画板上留下一抹香山红叶的倩影，古都灰蒙蒙的红墙碧瓦的雄姿，那扯棉拉絮般的皑皑白雪就将一切色彩全部遮盖住了。

如果，真是纯洁的白色也还罢了，至少给人一点清静，不是的！很脏很脏，像一块盖了多少年的棉花套子，散发出一股霉味。于是在秋天，即使是金黄色的秋天，美不胜收的秋天，一旦想起那脏兮兮的白，马上倒了胃口，没了兴致。

不过，这也只是一种心绪而已。